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皇朝知不足齋叢書

養命金丹

湯炳正 李大明
李誠 熊良智
注

湯炳正 李大明
李誠 熊良智
注

楚辭今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楚辭今注

湯炳正 李大明

李誠 熊良智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北京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商務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2.75 插頁 5 字數 279,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7年14月第2次印刷

印數 2,001—5,000

ISBN 7-5325-2152-4

I·1089 精裝定價: 26.30元

序

一九八五年端陽節，中國屈原學會成立大會在江陵召開。會議期間，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趙昌平、王維堤二君，約我爲該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撰寫一部楚辭注釋。自揆謏陋，難勝此任，幾經躊躇，始允所請。但由於諸多原因，一直未暇執筆，十載蹉跎，今始交稿，實感慚疚！

書名「今注」，略有三義：其一，使兩千年前之屈宋鴻裁及兩漢遺篇，能以較清晰的面貌，爲今人所理解與領會；其二，在注釋中，能體現出今天學術界對楚辭研究所已達到的水平；其三，我個人對屈學的己見，能在注釋中起主導作用。但這三者要統一得很好，以避免百衲成衣、斑斕駁雜之弊，則並非易事。我曾爲此作了較多的思考。

最後認定，本書的特色，應當是簡明扼要，直書所見，與其他論著有所不同。即書中的一般訓釋，易於理解，力求精確，不事辯證；特殊詞句，偶列論據，意在取信，不事鋪張。凡舊說自通者，寧用舊說，只求暢達，不取新奇；凡舊說不通者，始採新說，而取捨斷以己意，義蘊多所融會。故全書雖不名一家，而處處是對學術遺產的繼承；但此編又係新著，亦處處滲透着一己之見。此外，並力求以個人生平所形成的屈學體系，經緯全書。

書中離騷、九歌二篇，由我親自起草以示例。其餘天問、招隱、惜誓、哀時命、九思，由李大明同志

執筆；九章、卜居、漁父、九辯、九歎，由李誠同志執筆；招魂、遠遊、大招、七諫、九懷，由熊良智同志執筆。對上述初稿，我皆精心修改，有小改也有大改，求合己意而後止。但由於時間匆促，考慮難周，未必皆己是而人非。

本集所用底本，爲金陵書局翻印汲古閣本洪興祖楚辭補注，并參校四部叢刊影印明覆宋本。凡有異文異字，均擇要出校并擇善而從。

刻意「求真」，是我們的要求；但能否「近真」，則未敢自信。謬誤之處，望學術界不吝賜教。

湯炳正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寫於淵研樓

時年八十有四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目錄

序	湯炳正	一
離騷		一
九歌		三
天問		八
九章		一三
遠遊		一七
卜居		一九
漁父		一九
九辯		二〇
招魂		二三
大招		二四

惜誓	……	二五八
招隱士	……	二六六
七諫	……	二七〇
哀時命	……	二九八
九懷	……	三三二
九歎	……	三三三
九思	……	三七六

離騷

【解題】

離騷之作，是在楚懷王十六年（公元前三二三年）屈原遭讒被疏之後。「離騷」之義，班固離騷贊序以爲「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此解與屈賦之「離憂」、「離尤」、「離蠶」等造詞習慣相合。據世傳史記索隱單行本，屈傳「離騷」作「離慄」。日本所傳古本史記亦多作「離慄」。按「離」古與「罹」通，訓「遭」；又詩月出釋文：「慄，憂也。」故「離騷」實卽遭逢憂患之意。

離騷記錄了屈原在楚懷王時從事變法革新所進行的鬥爭，以及遭讒被疏後在思想感情上的矛盾衝突。屈原在惜誦中追敘這一事件時，有這樣一段話：

矰弋機而在上兮，罣羅張而在下，

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

欲儻佗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

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

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

背膺臍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這裏以三個「欲」字爲起點的詩句，高度地概括了詩人當時對進與退、守與變、去與留的心理沖突。而離騷這一瑰麗詩篇，正以這三者爲抒情的主旋律，展示了詩人反抗黑暗、追求光明、同情人民、熱愛祖國的偉大人格，並形成了詩篇的起伏突兀而又和諧完美的藝術結構和藝術風格，成爲中國文學史上的千古絕唱。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一〕。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二〕。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三〕。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四〕。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五〕。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六〕。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七〕。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八〕。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九〕。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一〇〕。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一一〕。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一二〕。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一三〕。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一四〕。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一五〕。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一六〕。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一七〕。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一八〕。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一九〕。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二〇〕。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二一〕。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二二〕。

〔二〕高陽：古顓頊帝之稱號。

苗裔：後世子孫。

史記楚世家：「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

王逸楚

辭章句（以下省稱「王逸注」）：「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爲卿（章句、補注各本誤作「客卿」，此據張守節史記正義引王逸注校改），因以爲氏。」此屈氏所由來。

朕：我。蔡邕獨斷：「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至秦，天子獨以爲稱。

皇考：古稱遠祖亦曰皇考。

伯庸：屈原遠祖名。據近來學者考證，卽世本所載熊渠的長子庸。封句亶王。

〔三〕攝提：歲星（木星）名，見石氏星經及史記天官書等。

貞：當。

孟：始。

陬：夏曆正月。正

月爲春季之始，故曰「孟陬」。建國前長沙子彈庫出土之戰國楚帛書，以夏曆爲月序，記正月曰「取」

（「陬」之同音字），知楚用夏曆紀月。「攝提貞於孟陬」，是說歲星正當孟春正月晨出東方。據推算，楚

宣王二十八年，卽公元前三四二年正月，歲星晨出東方，此屈原之生年月。庚寅：紀日之干支。

降：降生。據推算，公元前三四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是庚寅日，此屈原之生日。

〔三〕皇：前人多謂「皇」乃上文「皇考」之省稱。但「皇考」省稱爲「考」，古多有之；而省稱爲「皇」則

罕見。方言六云：「南楚瀑淮之間母謂之媼」，廣雅釋親亦云：「媼，母也。」則「皇」或卽「媼」（大戴禮帝繫：

「堯娶「女皇」，廣韻引作「女媼」。生子命名，在中夏爲父事，在楚或母主之，殆爲母系社會之殘痕。

初度：卽指上文所言，屈原生於歲星「恆星周期」的第一年，「會合周期」的第一月，歲星躔度，年月皆居

第一，故曰「初度」。言生日之不平凡。一本「初度」上無「子」字，非。錫：賜。嘉名：初生之乳名。說文

乞部：「孔，通也，从乞从子，乞，請子之候鳥也。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乞部又云：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乳，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从孚从乞，乞者，玄鳥也。明堂月令：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禘以請子。故乳从乞。」是「孔」、「乳」、「嘉」乃一義之孳演。天問「玄鳥致貽，女何嘉？」「嘉」亦即指生子而言。

〔四〕正則：屈原不僅生于一年之首的正月，而且是難得的歲星「恆星周期」的第一年、「會合周期」的第一個月的夏曆正月，故名之曰「正則」。儀禮士冠禮云：「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鄭注：「正，猶善也。」是「正則」者，有以善爲法之意。靈均：「靈」與「令」古通，吉善之義。儀禮士冠禮「令月吉日」，鄭玄注：「令，吉皆善也。」據金文「庚寅」古代多視爲吉日，屈原的生年、月、日均吉善，故又字曰「靈均」。

〔五〕紛：盛多貌。內美：天然的內在美質。「此內美」的「此」字，乃承上文而來，即指生年月日皆極吉善。「紛吾既有此內美」的「紛」是副詞提在主語之前，而不放在動詞之前的倒置用法。屈賦此例甚多，見後。重：加。脩能：當作「脩態」。朱熹楚辭集注引一本「能」作「態」。按離騷言「脩」凡數見，有時作名詞用，如「前脩」，有時作形容詞用，如「脩名」，有時作動詞用，如「余獨好脩以爲常」之「好脩」，前後凡四見。此處「脩態」之「脩」當作動詞。說文云：「脩，飾也。」作爲比喻講，「脩態」指脩飾容態，即起下文之「扈江離」、「紉秋蘭」等。而作爲本義，則「脩態」指後天對道德的脩養（說文心部云：「態，意也。」）緊承上文天然「內美」而來。

〔六〕扈：王逸注：「扈，被（披）也，楚人名被爲扈。」則「被」乃通語，楚方言轉爲「扈」。「被」聲轉爲從「戶」得聲之「扈」，此猶方言四所謂「帟袿謂之被巾」。離：文選作「薜」，香草名，生水邊，故曰「江

離」。芷：香草名。原本玉篇广部引此作「靡芷」，當爲「靡芷」之誤。靡指崖岸隱僻之處。芷生幽僻處，故曰「辟芷」。紉：廣雅釋詁：「紉，索也。」與王逸注同。索爲繩索，此處作動詞用，謂以繩索結束蘭花以爲佩。九歎怨思王逸訓「紉帛」之紉爲「結束也」，是其例。或誤紉爲紐，非。

〔七〕汨：方言六：汨，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王逸注：「疾若水流也」，是其義。不吾與：不待我。論語陽貨：「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八〕搴：拔取。方言一：「搴，取也。」南楚曰搴。說文手部：「搴，拔取也，南楚語。」並引離騷本句。「搴」、「撻」、「撻」音義同。阯：山。木蘭：香木名，王逸謂「木蘭去皮不死」。攬：采。洲：章句

本作「中洲」，與上句不相應，「中」字疑衍。洲，水中小塊陸地。宿莽：卷施草。爾雅釋草謂此草「拔心不死」，王逸謂此草「冬生不死，楚人名曰宿莽」。屈原以朝夕採擷草木，喻已勤於脩德。

〔九〕忽：疾貌。淹：停留。春秋：代四季。代序：卽代謝。孟子云：「序者，射也。」「序」「射」卽以同音爲訓。故此處借「序」爲「謝」。

〔一〇〕惟：思。零落：凋落。美人：屈原自喻。遲暮：晚暮，喻年老。

〔一一〕文選無「不」字，依王逸注「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云云，則離騷古本亦無「不」字。撫壯：任用年德盛壯之士。棄穢：廢棄讒佞穢惡之人。此度：指國之舊有法度。

〔一二〕騏驥：駿馬，喻君王威勢，多爲戰國時政治家所用。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兩言「勢者，君之馬」，是其證。騁：說文馬部：「騁，直馳也。」來：助動詞。道：文選作「導」，同引導之義。「來吾道夫

先路」，乃屈賦特殊句式，以通常結構而言，爲「吾來道夫先路」，「來道」連讀。與下「來遠棄而改求」句式相同。

〔三〕三后：指楚莊王、楚康王、楚悼王，同是楚國有革新之功的先王。純粹：純正無私，指三后之德。衆芳：芳，香草，喻賢才；卽下文「申椒」、「菌桂」、「蕙」、「芷」之屬。據史載，楚莊王聽政，所進賢才數百人（史記楚世家），楚康王能容人（左傳襄公十五年）；楚悼王用吳起，明法審令，以撫養戰鬥之士（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此三后用賢之證。

〔四〕雜集：申：香木。卽涉江「露申辛夷，死林薄兮」之「露申」。椒：香木。菌桂：香木。菌本作箇，從竹。山海經海內經郭璞注：「衡山有菌桂，桂員似竹，見本草。」維：通「唯」。紉：以繩結束。蕙、芷：皆香草。

〔五〕堯、舜：皆古聖君。耿介：光明正大。遵：循。

〔六〕桀、紂：夏、殷失國之君。猖披：亦作「昌披」，釋文「昌」又作「倡」，並同音通用。王逸注：「昌被，衣不帶之貌。」錢杲之謂「行不正貌」。易林觀之大壯：「心志無良，昌披妄行。」是「昌披」指妄行而無約束。北魏孝文帝吊比干墓文云「咨堯舜之耿介兮，何桀紂之猖敗」，「敗」亦卽「被」、「披」之同音通用字。捷徑：斜出之小道。窘步：舉步艱難。

〔七〕黨人：結黨之羣小。偷樂：貪圖享樂，苟且偷安。幽昧：不明。險隘：危險狹阨。韓非子六反云「偷樂而後窮」，是說「偷樂」會導致國家走向窮途，與此義同。

〔二〕憚：害怕。殃：禍患。皇輿：王逸注：「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國者，君之輿也；勢者，君之馬也。」敗績：戴震屈原賦注引禮記檀弓謂「車覆曰敗績」，喻國之傾覆。

〔三〕忽：疾貌。以：而。先後：作動詞用；謂輔導於前後也。及：追及。前王：即前所云「三后」。踵武：足跡，此指莊王、康王、悼王革新之政績。

〔四〕荃：香草，喻懷王。中情：猶言內心，屈賦常用語。一作「忠情」，非。齋怒：王逸注：「齋，疾也」，說文火部：「齋，炊舖疾也。」而文選各本作「齋怒」，楚辭釋文亦作「齋」，並云「或作齋」。按爾雅釋詁云「齋，疾也」，是王注訓「疾」，乃「齋」之引伸義，而作「齋」作「齋」皆「齋」之同音假借字。五臣訓「齋」爲「同」，誤。「齋怒」，殆謂不加思索而遷怒。屈賦數言懷王易怒，本篇而外又如九章抽思云「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慄慄」，「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

〔五〕蹇蹇：當爲「乾乾」之同音通用字。易乾：「君子終日乾乾」，「終日乾乾，反復道也」，「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則「乾乾」當爲自強不息之意。故呂覽士容：「乾乾乎取舍不悅」，高注：「乾乾，進不倦也。」此指上文「奔走」、「先後」輔佐懷王進行改革。但此正爲羣小所忌，故云「爲患」。舍：放棄。

〔六〕九天：古人謂天有九重，以示其高。即天問所謂「圜則九重」也。正：通「證」，驗也。靈修：章太炎先生煊書官統中謂「靈修」實即「令長」，故屈原用稱其君。此蓋「南國之法章」，莊忌哀時命稱「靈皇」，劉向九歎離世又稱「靈懷」，則直謂懷王也。

以上第一段，綜述生平經歷、思想抱負及革新失敗的遭遇。在全篇中堪稱序詩。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一〕。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二〕。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三〕。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四〕。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五〕。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六〕。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七〕。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八〕。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九〕。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一〇〕。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一一〕。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頷亦何傷〔一二〕。擘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葉〔一三〕。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纒〔一四〕。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一五〕。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一六〕。長太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一七〕。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一八〕。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一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二〇〕。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二一〕。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二二〕。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二三〕。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二四〕。忼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二五〕。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二六〕。鸞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二七〕。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二八〕。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二九〕。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聖之所厚〔三〕。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三〕。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三〕。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三〕。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三〕。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三〕。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三〕。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三〕。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三〕。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三〕。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三〕。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四〕。

〔二〕此句上一本有「日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句，但唐寫本及日本古抄卷子本，文選以及今傳李善、六臣文選各本皆無此二句。王逸本楚辭有之，但無注文。洪興祖謂係後人所增，是也。此蓋後人或引抽思文句以證「成言」、「後悔」之意，遂被誤入正文。成言：定言，約定之言。九章抽思亦云「昔君與我成言」。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兩言「成言」，皆與此同義。悔：翻悔。遁：說文走部：遷也。「悔遁」謂悔改前言。有他：另有他約。

〔三〕離別：指被疏之後，離朝廷、別懷王。數化：指多變。謂懷王在內政外交政策上變化無常。此即管子任法所謂「失君」、「立法而還（旋）廢之，令出而後反之」，韓非子亡徵所謂「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屈原在此殆非專指對己始信而終疏，而與當時「人皆言楚之善變」（史記樗里子甘茂列

傳)有關。

〔三〕滋：楚辭釋文作「哉」，廣韻哈：「哉，哉蒔。」與王逸注「滋，蒔也」義合，故疑離騷王逸本原作「哉」。「哉」，「栽」之異體。畹、畝：王逸注云「十二畝曰畹」、「二百四十步爲畝」，但先秦各國田制各異，楚制如何，不可知。九畹、百畝，皆非實數，而各言其多也。

〔四〕畦：五十畝爲畦。此作動詞用，種植之意。留夷、揭車：皆香草名。雜：此指相雜而種。杜衡、芷：皆香草名。據王逸離騷序，屈原爲三閭大夫，掌管楚國公族子弟的教育。以上四句，以種植香草喻培育人才。

〔五〕峻：文選作「蓫」，「蓫茂」卽茂盛。蒞：同俟，等待。刈：收穫。喻人材成長，各效其用。

〔六〕萎絕：被摧折而枯萎。蕪穢：荒蕪穢朽。此以香草荒蕪喻賢才變質。下文「蘭芷變而不芳」云云，與此呼應；惜誦所謂「衆駭遽以離心」，亦指此。

〔七〕競進：爭相謀取官位。貪婪：貪斂財利。戰國策楚策三蘇子謂懷王時「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蓋「競進」必「傷賢」，「貪婪」必「厚斂」。憑：朱注錢傳，皆謂「一作馮」。「馮」在此作副詞，形容「不厭乎求索」之狀，若訓爲「滿」，卽與全句不合，故王逸不得不強釋爲「中心雖滿」。今按說文：「馮，馬行疾也。」則此句「馮」字當指羣小貪婪求索，爭先恐後，承上文「競進」而來，亦啓下文「馳騫以追逐」。厭：滿足。求索：索取。

〔八〕羌：王逸注：「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爲也。」按廣雅釋言：「羌，卿也。」蓋「羌」與「卿」古同音，

可互借，故或作「羌」，或作「卿」（揚雄反離騷則作「慶」）；其義則訓「何爲」，多用於反詰。故廣雅釋言又謂「羌，乃也」，而「乃」多用作轉折語，與「竟」、「何」同義。恕：王逸注：「以心揆心爲恕」。二句意謂黨人以己之心度量他人之心，以爲別人與己同樣貪於財利，於是產生了嫉妬之心。

〔九〕驚：說文馬部：「驚，亂馳也。」

〔一〇〕冉冉：漸漸。修名：修身建德之美名。

〔一一〕墜露：降落的露水。落英：飄落的花朵。「墜」與「落」相對成文，猶「飲」與「餐」相對見義。

〔一二〕苟：果真。信姱：洪興祖云：「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意。」（九歌王逸注兩言「姱，好貌」，而離騷本句無注，似脫）練要：練，精練，呂氏春秋簡選「精士練材」，練亦精也。要：要約。

顛頤：王逸注：「不飽貌。」說文頁部：「顛、顛顛、食不飽；面黃起行也。」顛，顛顛也。（依段注所定）「顛顛」即「顛顛」。

〔一三〕擊：文選作「擊」，古與牽引之「牽」通。（如牽羊之作擊羊）木根：木之根鬚。結：束結。貫：穿連。「結」「貫」皆謂「擊木根」以結之貫之。薜荔：香草，緣木而生。藥：花蕊。

〔一四〕矯：當爲「糾」之借字，猶喬木或作杻木。說文云：「糾，繩三合也。」引申爲交合、糾合之義。此句「矯菌桂」，即指糾合菌桂枝條以爲繩。故下文「紉蕙」之紉，「索胡繩」之索，皆由名詞繩索轉用作動詞，謂糾合桂枝爲繩，連結香草爲佩。屈賦常用「矯」，義不全同。胡繩：香草。纒纒：糾結連屬貌。

〔一五〕謇：句首語氣詞，猶荀子常用之「安」或「案」，音近字異。楚辭之「謇」「蹇」，或單或聯，用之句

首或句中，義各有別。前修：即前賢，此殆指楚國有志革新的前輩賢臣，如吳起等人。服用：用。

〔二〇〕周：合。彭咸：王逸注：「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案彭咸身世不可考，屈原在

詩中屢言之，并十分推崇，然皆與投水無關，但為古之大賢無疑。遺則：遺留的法則。

〔二一〕太息：歎息。民生：指民衆。王逸注：「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則漢代傳

本作「民生」之證。文選避唐諱改為「人生」，誤。但五臣注云「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則所據

本仍為「民生」可知。下文「民心」同。掩涕：掩面而泣。

〔二二〕好：臧庸拜經日記校為衍文。修姱：修潔姱美。以：猶而。鞿羈：王逸注：「鞿在口曰

鞿，革絡頭曰羈。」此以馬自喻約束。此句與前文「余情其信姱以練要」義相近。諄：諫。替：廢棄。

艱從良聲，古韻在諄部。替字說文重文作替，從𣦵得聲（陳第誤與𣦵混為一字），𣦵字音讀，以貝部贊字

從𣦵得聲推之，替（替）字古韻當在寒部。是艱與替為諄寒二部旁轉，乃古韻之常例。

〔二三〕以：因。纒：束於腰間用以懸掛佩飾的帶子。申：重（平聲）、加。攬茝：採取芳茝以為

佩。二句王逸說可從：「言君所以廢棄己者，以余佩戴衆香，行以忠正（而被讒）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

茝以自結束，摯志彌篤也。」此解與下句「九死未悔」緊相呼應。

〔二四〕九死：極言其處境之艱危。

〔二五〕浩蕩：放恣無據之狀，猶七發之謂「浩唐」。又九歌河伯「心飛揚兮浩蕩」，王注：「浩蕩，思（各

本誤作「志」）放貌。……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民心：承上文「民生之多艱」而言。攷異：「民一作

人」，此殆即洪氏所謂：「李善注本有以世爲時爲代，以民爲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或以爲「民心」即「人心」，乃「屈原自指」，大誤。因唐諱乃改「民」作「人」，不會改「人」作「民」。王逸注「不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意雖未當，而漢本作「民」不作「人」可知。

〔三〕蛾眉：眉如蠶蛾，多指美女，詩頌人：「螭首蛾眉。」此爲屈原自比。謠：王逸注：「謠，謂毀也。」但「謠」古無「毀」義，故疑本作「諂」，因形近而誤。「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荀子修身楊注）。諂：方言十：「諂，愬（即「訴」字）也，楚以南謂之諂。」郭注：「諂，譖亦通語也。」（此或本王逸注「諂猶譖也」）淫：邪亂。

〔四〕時俗：依王逸注「今世之工，才知強巧」之語，本作「世俗」，因避唐諱而改，當是正。工巧：「工」亦「巧」，說文工部：「工，巧飾也。」 倂：與滅、蔑、泯、沒等字，古因音近通用。故王逸注倂爲「背也」，即背棄規矩而不用之意。九辯用此二句，作「滅規矩而改鑿」。東方朔七諫謬諫用此二句亦作「滅規槩而改錯」，是「滅」與「倂」一聲之轉。規矩：匠人所以定方圓者，圓曰規，方曰矩，以喻法度。錯：同「措」，措施。

〔五〕繩墨：匠人所以正曲直者，亦喻法度。追曲：隨曲。即枉道而從時。周容：即「阿容」之意。劉向九歎離世：「羣阿容以晦光兮，」阿容亦即「阿諛」。容與諛聲近而轉。史記封禪書：「鬼與區」，漢書藝文志作「鬼容區」，即其證。度：常態。

〔六〕王逸注：「憂貌。」（章句本作「自念貌」，誤。蓋「憂」上下脫而譌作「自念」二字）九辯「惓惓

惛而愁約」，王逸注：「憂心悶瞽自約束也。」重言之作「惛惛」，亦憂愁之義，如九章惜誦「中悶瞽之惛惛」，王逸注：「惛惛，憂貌也。」鬱邑：一作「鬱悒」，憂愁貌。下文有「曾歔歔余鬱邑」之句，王逸注：「鬱邑，憂也。」按屈賦多於複合形容詞之上，加同義之副詞，構成三字詞組。如下文「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中之「紛總總」、「斑陸離」，是其例。侘傺：王逸注：「失志貌。」然按九章惜誦「心鬱邑余侘傺兮」王逸注：「楚人謂失志悵然住立爲侘傺也。」無「貌」字，作動詞用，更爲準確全面。

〔舌〕溘死：忽然死去。流亡：猶見疏而流放。此態：指上文「偃規矩」「背繩墨」「周容爲度」而言。

〔舌〕鷺鳥：鷹隼之類的猛禽。不羣：不與凡鳥爲羣。

〔舌〕方圓：圓一本作「圓」，同。周：合。二句說方與圓格格不入，哪有不同道而能安然相處之理。

〔舌〕屈心、抑志：卽委屈、自制。尤：此指懷王信讒加給屈原的罪過。詬：指羣小對屈之誣枉。此句謂含忍罪過以清除羣小的誣枉。攘：王逸訓爲「除也」，乃古之通訓，可從。因此句上文言「鷺鳥不羣」、「方圓不周」、「異道不能相安」，以及下文「伏清白以死直」，皆有積極鬪爭之意，故此二句不應僅言退讓；而且「伏清白」實亦攘除誣枉之結果。懷沙云「抑心而自強」，思美人云「媿易初而屈志」，是「抑心」不忘「自強」，「屈志」並非「初」衷。屈子於此表示雖暫屈抑而仍不忘奮進。

〔舌〕伏：同「服」，實行。前聖：前代聖賢，指三后、彭咸之屬。厚：贊許。

〔三〕相：說文木部：「省視也。」道：道路，喻事君之道。不察：猶不審。延佇：久立等待。

反：同「返」。

〔三〕復路：回返舊路。行迷：猶言誤入歧途。

〔三〕步：徐行。蘭皋：長着蘭草的水岸。椒丘：長着椒木的山丘。焉：于此。

〔三〕進：指仕進於朝。入：納，此指爲君所用。離尤：遭受罪過。離同「罹」，遭受。退：謂退

而去職。復：《文選》五臣本、洪興祖楚辭考異引一本，朱熹楚辭集注引一本、文選思文賦注引離騷，均無此字。有者皆爲後人據王逸注「故將復去」而誤增。但據五臣注所引王注本作「故將退去」，則今作「復」之本，又因「退」之隸書形近而誤。初服：初始修潔之服。

〔三〕製：剪裁。芰：菱角，楚人謂菱角曰芰（見說文艸部「菱」）。荷：指荷葉（見說文艸部

「荷」）。芙蓉：開放的荷花（見說文艸部「藺」）。

〔三〕已：止，罷了。苟：如果。信：確實。二句謂如果我的內心確實美好，即使無人知我也罷了。這是將假設屬句置於主句之後的特殊用法。

〔三〕高：用作動詞，猶增高。岌岌：高貌。長：亦用作動詞，猶引長。陸離：此詞屈賦屢見，皆兼有「長」、「美」二義，此形容玉佩長垂而有文彩。二句與涉江「冠切雲」、「帶長鋏」，皆爲楚民族服裝之共同特徵，並非如王逸所謂「整其服飾以異於衆」，而實屬屈子民族意識的自然流露。可參見說苑善

說。

〔三〕芳：芳香。澤：潤澤。糅：猶雜也。芳澤雜糅，喻指美德。此外，九章思美人云「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惜往日云「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且而別之」，亦芳澤連用，並稱褒美。漢初陸賈新語術事亦云「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因賈為楚人，故亦承楚語。淮南子修務三言「芳澤」，皆連文無別，以芳澤為脂粉芬芳之物。此或劉安離騷傳之遺說。後世或以「澤」為「殫」之借字，言芳殫為美惡異物，殆失屈賦本義。昭質：明潔之質，言美德。虧：損。

〔三〕反顧：回顧。遊目：四處觀望。四荒：指楚國四邊偏遠之地。

〔四〕繽紛：盛多貌。芳菲菲：香氣勃鬱。彌：愈。章：同「彰」，明顯。

〔五〕體解：即肢解，古代一種分解肢體的酷刑。懲：古代訓「創」或「恐」，實則因創而恐，始謂之「懲」，一般與「恐」義有別。屈賦「身首離兮心不懲」、「懲於羹而吹整」，皆與此同義。

以上為第二段，感情起伏變化，而始終徘徊於進退之間。時而積極進取，時而消極退却，而修德之志，進退如一。它構成了離騷在抒情旋律上的第一個中心。其結論是進既不遇，退而修德；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惜誦所謂「欲儻偈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正是這一思想矛盾的集中體現。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一〕。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二〕。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三〕？賚菘蔬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四〕？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余之中情〔五〕？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六〕？「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七〕。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八〕。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九〕。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一〇〕。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一一〕。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一二〕。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一三〕。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一四〕。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一五〕。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一六〕。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一七〕。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一八〕。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一九〕。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二〇〕。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二一〕。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二二〕。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二三〕。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二四〕。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二五〕。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二六〕。」

〔二〕女嬃：即侍妾。周易歸妹六三「歸妹以須」，漢帛書「須」作「嬀」。說文：「嬀，下妻也。」下妻即侍妾。故廣雅釋親云：「妾謂之嬀。」嬀即須，亦即嬀。嬀媛：洪興祖考異引一本作「揮援」。然「嬀媛」、「揮援」，皆即方言一所謂「暉咍」的同義異文。其文云：「謾台、脅閔，懼也。……宋衛之間凡怒而噫噫謂之脅閔，南楚江湘之間謂之暉咍。」郭璞注：「噫噫謂憂也。」是楚方語謂憂懼而又怨恨的複雜感情

曰「暉咺」。如九歌「女嬋媛兮爲余太息」謂憂懼，九章「心嬋媛而怨懷兮」謂怨怒。此兼兩者而有之，則下文「詈」字才有着落。「暉咺」、「揮援」、「嬋媛」乃音同形異之聯綿詞。申申：重復再三。詈：責罵。

〔三〕鮌：夏禹之父、帝堯之臣。婞直：桀鰲剛直。當指鮌激烈反對堯讓位於舜，事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及呂氏春秋行論。亡身：即忘身。「亡」「忘」古多通用。如大戴禮勸學「殆教亡身」，荀子勸學作「忘身」；又尉繚子兵教「指敵忘身」，是「忘身」乃先秦常用語。殛：未盡天年而死。羽之野：羽山之郊野。關於鮌之死，屈賦多歎其失敗，此外九章惜誦稱「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天問亦對儒家所謂鮌湮洪水有罪而禹導洪水有功之說持不同看法。詳後天問有關注釋。

〔三〕博騫：「騫」文選五臣本作「蹇」。與上文「朝騫阨之木蘭」的「騫」字通，訓採取。「博騫」即廣採。媵節：朱駿聲離騷補注校爲「媵飾」。媵飾，美好之佩飾。與上文廣採衆芳而好修飾相呼應，與下文「蕓蓁施以盈室」二句亦成對比。

〔四〕蕓：朱熹集注：「亦作茨。」王逸注引詩「楚楚者蕓」，今詩亦作「茨」，是「蕓」「茨」古通用。廣雅釋詁三：「茨，聚也。」蓁、施：皆惡草。判：此作副詞用，修飾「離而不服」，與上文「紛獨有此媵節」之「紛」同一用法。如釋爲動詞，則格格不入。此字或作「牂」，如抽思：「牂獨處此異域」，考異「牂」一作「叛」。王逸釋爲「判然」，頗得其義。服：佩用。二句言雖積聚蕓施以盈室，然屈原遠遠拋開獨不佩用。

〔五〕戶說：即一家家向衆人訴說。孰：誰。余：此爲女嬋代屈原自稱。

〔六〕世：世俗之人。

並舉：王逸釋爲「並相薦舉」，後世多從之。

但楚辭「與」「舉」二字多通用。涉

江「與前世而皆然兮」，七諫作「舉世皆然兮」，即其例。此當爲「並與」，謂互相勾結，與下文「好朋」對應成文。 榮獨：即孤獨。詩正月：「哀此惻獨」，孟子引作「榮獨」。王逸注引詩與孟子同。重言則曰「榮

榮」，九章思美人「獨榮榮而南行」是也。 予：女嬃自稱。

〔七〕節中：猶九章惜誦所謂「令五帝以折中」之「折中」，即斷其是非以合中正之道。揚雄反離騷

「將折中乎重華」，即襲此句之義。如此，則西漢傳本或即作「折中」。 喟：喟然，嘆息聲。 憑心：憤懣之心。方言二：「憑、斷、苛，怒也，楚曰憑。」 歷：經歷。二句說我總想根據前聖之言判斷是非，喟然

憤懣以至於今，從而引起下文「濟沅湘」、「就重華」。

〔八〕濟：渡。 沅湘：沅水、湘水。 征：行。 重華：帝舜之名（見尚書舜典）。

〔九〕啓：夏啓，禹之子。 九辯、九歌：神話傳說中的天帝之樂，由啓得之於天，用之於郊祭。山海

經大荒西經云：「開（即啓，漢人因避景帝劉啓諱而改）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

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郭注引竹書曰：「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知「天穆之野」乃夏

祖先所居之處。又禮記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鄭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

以配食也。」故此言夏啓在「天穆之野」郊天祭祖，而用九辯、九歌之樂以配九招（又作「韶」）之舞。

夏：諸說紛紜，實當指夏啓。此乃屈賦常用之「借代」格，即借朝代名稱代指該朝帝王。如天問「武發殺

殷」之「殷」、離騷「周論道而莫差」之「周」，皆同此例。 康娛：安樂。 縱：放縱。 案啓湛樂放縱之

事，亦見墨子非樂所引武觀：「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鏗鏗，管磬以方。湛濁于酒，滌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用孫詒讓墨子閒詁校本）

（一〇）難：災難。

圖後：爲後代打算。

五子句：

本作「五子用夫家巷」。

王念孫校「巷」乃「闕」之

同音借字。至於今本「失」乃「夫」字之誤，「乎」乃「夫」誤爲「失」字後由淺人所加。

用夫：因而。

五

子：啓子五觀，一作「武觀」。

家巷（闕）：猶內訌，家族內部爭鬥。

關於啓子五觀作亂之事，除前引

墨子非樂引武觀所記「啓乃淫溢康樂」、「天用弗式」之外，如國語楚語上士亶又稱五觀是啓之「姦子」，周書嘗麥亦云「其在夏之五子（即五觀）」，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均可參見。

（一一）羿：夏代部落有窮氏的首領。

淫遊：無節制地冶遊。

佚政：縱情田獵。

封狐：大狐。按

天問又謂羿好射「封豨」。此乃神話傳說因演化而歧異。據方言八，南楚謂「豬」曰「豨」，而北燕朝鮮之

間又曰「豨」。左傳昭公四年、哀公十五年亦稱「豨」，是齊魯間亦稱「豬」曰「豨」。后羿射獵事之神話傳

說，或稱「封豨」、或稱「封狐」者，乃因「豨」與「狐」古同音（皆屬喉紐魚部），故轉化爲「封狐」。招魂謂南

方有「封狐」，是離騷之「狐」，非因叶韻而改。關於羿之淫獵事，左傳襄公四年載魏絳對晉悼公說啓太

子康時，夏政亂，羿因而得位，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此正離騷「淫遊」、「佚政」之謂。

（一二）亂流：亂逆淫放。

鮮終：很少有好結局。

泥：寒泥，羿相。

家：指妻。

據左傳襄公四

年魏絳言，羿用寒泥爲相，「泥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後用陰謀殺羿，據羿之嬪妃爲己有，「生澆及

豷」。

〔三〕澆：寒泥之子。

強圉：王逸注：「多力也。」洪氏楚辭考異謂一作「疆圉」。古書或作「強禦」、

「強衙」等，音同字異，皆強梁多力之意。

被服強圉：力量之于人，猶衣物之在身，故曰「被服」。此乃

修辭的「擬物」格。由是觀之，一作「被於強圉」有誤。

縱欲句：王逸本「欲」下有「殺」字，補注本無，考

異云：「一本欲下有殺字」。按王逸注「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后相」之語，恐本有「殺」字。古謂抑

制其情爲「忍」，澆縱情殺戮，故曰「不忍」。

澆縱欲殺戮之事，據左傳哀公元年載伍員曰：「昔有過澆，

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天問亦記澆事，可參見後文有關注釋。

〔四〕自忘：猶今俗語「忘乎其形」。

厥：其。

顛隕：墜落。

左傳襄公四年：「（夏）少康滅澆于

過。」左傳哀公元年：少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杜注：過，澆國；戈，豷國），復禹之

績」。澆首隕落，即指此。并可參見天問有關文句注釋。

〔五〕常違：言一貫背道而行。

乃遂焉：三副詞連用，猶「于是」。

逢殃：遭到商湯的征討之災。

史記夏本紀載：「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

條，遂放而死」。

〔六〕后辛：即商紂王，名辛。

菹醢：古人將蔬菜細切而鹽藏之曰菹；用肉作醬曰醢。此指商紂

王殘殺臣民。商紂王菹醢其臣民，古書多有記載。天問云「梅伯受醢」；九章涉江云「比干菹醢」；呂

氏春秋行論云「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史記殷本紀等亦記其事。殷宗：指

殷商之國祚。用而：因之。

〔七〕湯：商湯。禹：夏禹。湯前而禹後，屈賦凡三見，此乃古人語序「倒置」之例。儼：一本作嚴，古通。儼然，莊敬之貌。祇敬：即恭敬。尚書臯陶謨謂禹「日嚴祇敬六德」，亦謂儼然而祇敬。

周：周之文王、武王。論道：「論」或即「掄」之借字。說文手部：「掄，擇也。」莫差：沒有差失。此猶上文所謂堯舜遵道得路。

〔八〕循：章句本作「修」。據王逸注「行用先聖法度」云云，則本當作「循」，形近而誤作「脩」。（考異：「循一作脩」。故今本章句又寫作「修」。繩墨：喻指法度。頗：偏頗。

〔九〕私阿：私親曲從。民德：林雲銘楚辭燈謂「為民所德者」。焉：於是。錯：同「措」，置也。二句意謂皇天公正無私，視萬民所感戴者則為之置賢臣以為輔佐。

〔十〕維：通「唯」。茂行：美德。二句意謂果能享用天下者，只有具有美德之聖哲。此為倒裝句。

〔十一〕瞻、顧、相、觀：與上文「覽民德」之「覽」，皆寫皇天對人事之觀察。計：本作「所」。古本「所」或借用「許」字，「許」、「計」形近而譌。極：與「亟」同音通用。方言一：「亟，愛也。」所亟：指所敬愛者。楚令尹子庚鼎銘文云「民之所亟」，蓋楚國稱頌大臣習用語。

〔十二〕義：道義。善：善行。服：猶用。因避與上句重複而變。天問：「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服」亦訓「用」，指君之用臣。以上八句，是對「啓九辯與九歌兮」至「循繩墨而不頗」一段史實的總結，所謂皇天立君，必視民之所德；皇天用賢，必視民之所敬者也。

「言」：本訓「危」，但在本句則當爲「危死」的副詞，而置於主語「余身」之上，猶「汨余若將不及」之「汨」，「紛吾既有此內美」之「紛」。初：指初行。即革新政治。二句謂雖余身岌岌然以至於危死，但回視初行，並不後悔。

鑿：鑿木爲孔。柄：充鑿之木柄。「不量鑿而正柄」，即謂不度量鑿孔方圓以確定木柄形狀，比喻直道而行，不阿附曲從。

曾：考異：「一作增」，同音通用，亦作「憎」。「曾歔歔」與上文之「惇鬱邑」、下文之「斑陸離」，皆由形容詞上加一副詞而構成。《廣雅釋詁》四：「憎，苦也。」又《釋詁》三：「憎，難也。」是「曾」聲之字，古有「苦難」之意，故得與「歔歔」結合成一個詞組，用以修飾下文表示憂慮之「鬱邑」，且將其提在主語「余」字之前，此乃屈賦通例。自王逸訓「曾」爲「累也」，遺誤至今。當：值。不當，謂不值舉賢授能之盛世。

茹：柔軟。

掩涕：掩面涕泣。

霑：沾。

浪浪：淚流貌。

洛神賦：「淚流襟之浪浪。」

以上爲第三段，通過女嬃提出守與變的大節問題，闡明寧死不變的鮮明態度。它構成了離騷抒情旋律的第二個中心。「汨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奏出了其中的最強音。惜誦所謂「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也是這種思想矛盾的集中體現。王逸注惜誦此句云：「言己意欲變節易操、橫行失道而從佞僞，心堅於石而不忍爲也」，可謂得其本旨。此亦思美人所謂「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之意。